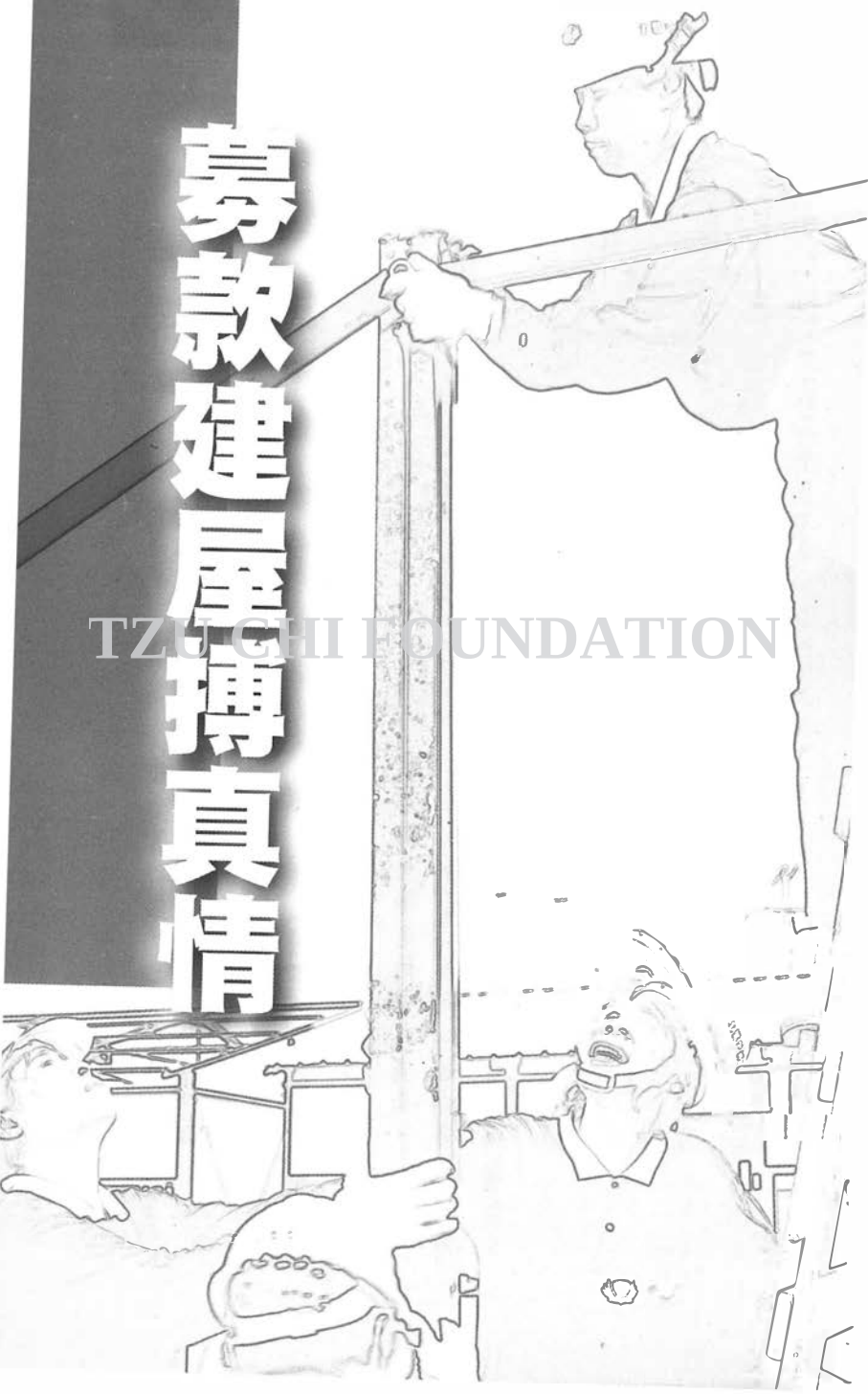


募款建屋搏真情

TZU CHI FOUNDATION





和故鄉的土地

一同再生

◎ 林美依（美國波士頓慈青）

守著衛星傳送的電視畫面，
那滿目瘡痍、哀號四起的景象，
真的來自我們的寶島台灣嗎？
身在海外的我們，
除了無助、悲傷，
還能為台灣做些什麼？



美東時間九月二十日下午，我們這群在波士頓求學的台灣留學生，一如往常各自散在這百年城市的一隅，或為著到期的報告正在埋首，或為著手上的工作奔忙，日子，忙碌而平靜。

難以置信

是一陣陣令人不疑有災難發生的電話鈴響，劃破了波城早秋午後的靜謐；剎時，台灣於九月二十一日凌晨發生芮氏規模七點三級大地震的消息，如雷般地在台灣留學生群中劈炸了開來。

不久前，土耳其大地震的災難新聞畫面猶歷歷在目，也因此，不安的思緒更是被翻攪到高點之外。抱起電話，一股腦兒地將閃過腦際的所有電話號碼全按透了，能即刻與家人聯絡上的沒幾人。

有人急得哭了，焦急的淚水卻換不來家人是否平安的消息，只能透過全球網路或守著CNN、FOX等新聞台的即時衛星傳送，一顆心隨著不斷重播的台北松山區一幢十二層大樓塌陷的驚心畫面，沉到了谷底。那滿目瘡痍、

哀號四起的景象，真的來自我們的寶島台灣嗎？雖滿心地不願相信，卻沒有選擇的餘地。

「與其坐著悲傷、無助，此刻身在海外的我們，能為台灣做些什麼……」第二天一早，除了互通親人是否無恙與詢問靜思精舍情況的電子信件外，已有慈青提議為九二一震災募款，並隨即在全省理工學院召開籌備會議，決定與波士頓地區台灣駐美單位、華人組體，以及各大專院校的台灣同學會合作，以露天表演節目方式，進行一連串街頭募款活動。

第一場由波士頓慈濟聯絡處與慈青主辦，於九月二十五日週末上午十點至下午四點在中國城展開。

為鄉募心

二十五日早晨，天際一片陰霾，九時許，空中旋即飄起細雨來。但來自各大專院校的志工人數可不少，場地布置工作由眾人分工合作，在霏雨中就緒。

慈青馬芮茵說明本次活動重點，不單為震災災民募款，更為啓發大家的慈



悲心；接著慈青周孟賢也就獲知震災訊息後，無法和在台親友取得聯繫的感受與大家分享。雖是短短的一席話，卻引起現場極大的共鳴。

周孟賢所描述的那種「像在一時間被周遭所有親朋好友遺棄」的感覺，對許多人來講並不陌生；於是，當時那股迫切與家人聯絡的心情再度被喚起，只是此刻的心焦與悲嘆，已轉成一股救人助己的力量，去協助當日的募款活動或抱著募款箱往人群匯聚的街巷去勸募，或幫忙現場表演道具等的搬運工作。

偶爾問起在台親友的現狀，彼此多少仍有種難喻的情懷，那是種「家園有難，卻身在他鄉」的遺憾與自責；但藉著參與賑災募款活動，即便只是捐出身，上僅有的銅板，那叮噹的落箱聲，卻化成了「身在他鄉，心繫家園」的無數回響，多少紓解了身心上的無助感。

正是中午用餐時間，中國城內人群熙攘了起來。一位母親因著劍橋合唱團歌聲的吸引，牽著七歲的小女兒走到了表演台邊，望了望四周張貼的文宣海報後，給了女兒二十塊錢，投入募款箱中。

「我們捐的是美金，台灣那邊的人能用嗎？」小女孩既好奇又有點擔心地

問著母親。聽過母親的解說後，儘管似懂非懂，小女孩仍圓睜著一雙大眼高興地說：「那麼，他們就可以用我們的錢去買東西來吃了！」

還有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吳太太，目前在中國城的餐館幫忙，趁著店裏人潮稍歇，趕緊帶著三個稚齡孩童前來捐款。她說：「人們本來就是要相互幫助的，沒有哪個地方的災民是不該救的，如果救慢了，就來不及了！」爽朗的她邊說著，邊左拎一個、右抱一個小孩，還讓最大的一個拉著她的褲管，一路趕回餐館去。

三時許，人潮逐漸退去，直至撤場之前，仍有過往路人陸續布施，最後結算善款總數為兩萬六千七百四十二點九五美元。

用愛縫傷

九二一地震是過了，但帶給台灣這片土地與生靈的震痛並未結束。家園，可以投注金錢、時間與精力，大家合力再造；但災民心中的傷口，再萬能的心理醫師也無法提出何時治癒的承諾。誠如一位南投摯友在日前來信中提及的片



段

我慶幸家人平安，所以我的心沒有碎，只不過跟著埔里一起埋在瓦礫堆裏了。因為毀去的不單單是一座城鎮，還有我成長的所有痕跡與記憶。我的過去……

我真的慶幸不必經歷生離死別的錐心之痛。我該感恩，但，那不表示我們沒有受傷。我不知道怎麼抹去母親眼中的恐懼。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安慰她，不要害怕……

當我安穩住在台北的屋子時，媽媽、弟弟，與我所有摯愛的鄉親友人仍露宿帳棚裏……

全球各地有慈濟人的地方，震災募款活動仍持續進行著。在台灣，慈濟的賑災也進入第二階段，而五項救災目標中的最後一項——全力投入社區長期關懷，雖是慈濟人的特長，卻也將是最具挑戰性的一環。

儘管時間不可估，投入心力也難計，但因為慈濟人的存在，讓目前身居海外的台灣人，可以安心地為摯親找到一雙溫暖有情的臂膀依靠，也希冀因這無情帶來的創痛，強韌了我們的生命連結，和台灣這片土地一起再生。

失望・絕望・希望

◎ 賴其萬（慈濟醫院副院長暨慈濟醫學院副院長）

世間沒有哪件事是全盤皆輸的，
不管多大的不幸，
總會帶來一些正向的收穫。

TZU CHI FOUNDATION





情至人間|人中的盪震

九月十九日，我參加了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師生為土耳其震災走上街頭募款的活動。短短一個下午，使我對人生百態感慨萬千。

走進一個貌不驚人的小餐廳，女店主一聽學生們陳述土耳其大地震的不幸，就從抽屜裏拿出千元大鈔，叮叮連聲「辛苦你們了」，並熱心邀我們坐下來休息，喝個冷飲。但有些門庭若市的大餐廳，不只拒絕我們入內募款，還訓了我們一頓：「台灣人都救不完，怎麼慈濟還要到國外賑災？」

失望之餘，不覺想起證嚴上人曾對這種似是而非的觀念，有個發人深省的說法：「如果不必親自嘗試天災人禍，就能種福田消業障，不是最幸福的嗎？」言猶在耳，九月二十一日清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遭到空前未有的大地震，台中、南投等地在短短幾十秒之間顛覆成人間地獄。

來自大自然的震撼

當時，在熟睡中被內人叫醒，雖感到天搖地動，但一下子就過去了，我不以為意地繼續睡；因為自從搬到花蓮，常聽人說這裏地震是家常便飯。三點

多，兒子從美國打電話來，說剛從CNN電視報導看到台灣大地震災情慘重，我才知道這個駭人聽聞的大災難。

從那開始，也不知經歷了幾次餘震，每次在這天搖地動的時刻，我都因為一種無助的感覺而有說不出的無奈。我相信這種感受並不只是單純的怕死，而是面對大自然的威力不禁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

也許這世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使人們不知不覺產生「人定勝天」的錯覺。如今從電視看到屋倒橋斷、崩山走山的景象，以及災民驚恐悽愴的神情，才體驗到人力的有限而失望。

而當我們看到一具具屍體由斷路殘礫中挖掘出來，甚至聽到有位災民因無法忍受剝那間家破人亡的打擊而全副潑汽油自焚，更使人由「失望」變成「絕望」。

但緊接著，我們看到了社會大眾熱烈地捐獻，有心人士紛紛走入災區服務，以及國際救援隊不論有無邦交皆火速抵台參加救人工作，這些都帶給我們無限的溫馨。

尤其當韓國救援隊在地震八十八小時後救出六歲的張景閔時，更帶給人們



情至人間|中的盪盪

無限的振奮，而復燃「希望」的火花。從電視看到這父母弟妹都已罹難的小朋友天真地告訴他的阿姨，他被瓦礫覆蓋時只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天一直沒亮？所以就一直睡。相信每個人聽到這話都會禁不住破涕為笑！

這幾天，國外的親朋、同事、學生、病人以電話與e-mail送來的關懷，也為我悲愴淒冷的心情帶來無限的慰藉。

擦鞋老人與拉琴小孩

九月二十四日中秋節，我們學校師生再次走上街頭，為台灣地震災民募款，我再度感受到希望的火花。

在花蓮火車站，有位擦鞋的老先生看到我們的勸募文宣，一句話都沒說就拿出百元大鈔。我聽了學生告訴我們這件事，感慨之餘就把身上所有的慈濟標誌都取下來，跑去讓他擦皮鞋。

我說剛剛看他慷慨解囊，實在非常感動。他說從電視、報紙看到那麼多人罹難受苦，心裏十分不忍，他沒有別的办法幫助這些不幸的同胞，只能捐一點

小錢。

與他談愈多，愈是打從心裏佩服這位老人家，所以在他擦完皮鞋後，多給了他一點錢，心想這多少可以彌補他剛剛捐出的對他來說相當大的金額，想不到老先生居然回答說：「我的勞力不能拿你八十元，我絕對不多拿別人一文錢。」推了半天，他說如果我執意不拿回零錢，他就拿去捐給慈濟。

走出火車站，又看到另一幕感人的畫面——一位小學四年級的小妹妹在自已寫的「九二一大地震・愛心捐款」紙箱旁，拉著非常好聽的小提琴。由於她表演的曲子都是當年我兩個兒子參加鈴木教學法學習的小提琴曲子，所以聽來倍覺親切，也因此與她媽媽聊了起來。

原來小女孩明天要到台北參加全國音樂比賽，今天主動要媽媽帶她到車站來拉小提琴；她說，在車站練琴可以在大庭廣眾前訓練膽量，又能替可憐的地震災民募款。我由這位媽媽的眼神，看出她多麼以女兒為榮，也在擦鞋老先生與拉琴小女孩身上看到了台灣的希望。

一項珍貴的經驗



回想回國這一年來，看到報紙、電視有興趣報導的都是些殺人放火、貪贓枉法的新聞，讓人幾乎以為世間再也沒有善人善事。今天在這浩劫以後，我衷心希望社會大眾因為領會人間溫暖的一面，而能滿懷「希望」，跳出「失望」、「絕望」的深淵。

我深信「世間沒有哪件事是今皆輪的，不管多大的不幸，總會帶來一些正向的收穫。」

無可否認地，這次大災難的破帶給我們空前的浩劫，但如果能夠因此帶來社會的反思，使人們對大自然恢復應有的敬畏，而不再無情地糟蹋這片大地，也許我們將會因此學到更珍貴的經驗。

讓我們一起祈求在失望之後不會絕望，在痛定思痛之後可以再找到希望，重新開始。

最後謹以今晚聽楊牧先生在「故鄉與文學」演講中引述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一段詩句，並試譯如下，來深省我們對自然的態度：

For I have learned

to look on nature, not as in the hour

Of thoughtless youth; but hearing oftentimes

the 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

Nor harsh nor grating, though of ample power

To chasten and subdue

因為我已領悟了，

不再以年輕時的無心來看待自然，

而能常聽到寧靜感人的人性樂聲，

沒有嚴厲、沒有刻薄，

雖然有足夠的威力來糾正、壓服我們……

寫於一九九九・九・二十五

難捨能捨

◎賴麗尹（慈濟中、又期刊部記者）

「只是捐一點錢，沒什麼！」

雖然她這麼說，
但我知道那五百元是勒緊褲帶，
省了再省才能存下來的。

TZU CHI FOUNDATION



家是許多人遮風蔽雨的地方，但是對一些人來說，卻是一輩子沈重的負擔。

短暫幸福

阿真今年二十九歲，屬於對未來充滿理想的年紀，命運卻讓她提早面對生命的無奈與悲哀。

阿真二十歲就結婚，先生阿國是一個大她十歲的水電工人，不僅長得高挺俊秀，對她更是體貼疼愛，可說是許多女孩子幻想中的白馬王子典型；雖然娘家認為兩人年紀太過懸殊，而極力反對他們結婚，婆家也對她在遊樂場中當計分員相當反感，兩人感情卻仍堅定不移。

婚後，兩人賃屋居住，阿國繼續做水電，阿真到工廠上班，日子過得幸福美满。三年後，阿真陸續產下一子一女，就在公子滿周歲那年，阿國的視力不知為何愈來愈模糊，常常因看不清顏色而接錯電線。

阿真載他去看眼科，醫師臉色沈重地說是視神經萎縮，無法痊癒。回家



情至問人中的盪震

後，阿國的心情變得很消沈，除了工作外，常常把自己關在家裏頭。

隨著視力愈來愈退化，阿國難逃被革職的命運，他自知已無法勝任目前的工作，但是想起家中還有老母、妻小，只好低聲下氣懇求老闆繼續任用他。

「我一定會把眼睛治好，求你再給我機會！」

「那就等你把眼睛治好再來！」老闆陰著臉說。

阿國被革職後，白天仍會出去撿一些厚紙板賣錢貼補家用，為了多掙一些錢，常常檢到三更半夜才回家；但是，他也變得容易疑神疑鬼，常常跌跌撞撞跑到工廠找阿真，深怕她跑了。

「阿國！不管怎樣，我都不會離開你，你放心在家把病養好，不要黑心想。」

儘管阿真屢次安慰他，阿國還是不時歇斯底里地喊著：「阿真！阿真！」一聽到阿國叫她，阿真就會將他抱得緊緊地，像哄小孩般說：「不要怕！我在這裏！不要怕！」

雪上霜

屋漏偏逢連夜雨，阿國先前買的預售屋出了問題，建商也不知去向，一百多萬就如同石沈大海。失去工作，丟了畢生積蓄，眼看這個家就要陷入困境，阿國的心就像被萬把刀刺著，到夜晚，更是心焦如焚，無法入眠。

「阿國！睏啦！不要想太多！」阿真輕聲安慰他。

「能不想嗎？現在沒頭路，房子沒了，錢也要不回來，能不想嗎？」阿國哽咽住了，阿真也跟著流淚。

禁不住長期失眠，阿國的精神狀況漸漸恍惚起來，阿真帶他看了幾家精神科醫師，病情仍然沒有好轉。

看著阿國像個紙人兒慢慢飄向火窟卻無力挽回，阿真既無奈又傷心，尤其每次婆婆總是罵她：「就是娶到你這種掃把星，阮阿國才會變成這樣！」她就更加自責沒好好照顧阿國。

每天到工廠上班一想起阿國，阿真兩行淚就像關不住的水龍頭汨汨地流，後來她把工作辭掉，改做清潔工，一方面掙些錢，一方面也可以照顧阿國和孩



子。

儘管遍訪了大小醫院，阿國的腦部仍急遽退化，最後不僅無法走路，不能言語，也失去意識，整個人活像個「比娃娃」，只會兩眼轉呀轉，偶爾，兩隻手還會莫名地舉起。阿真只得辭掉工作，全心全意照顧他。

她每天幫阿國餵食、擦澡、翻身、處理大小便，就像照顧嬰兒般，從早忙到晚，半夜仍不得好好入眠，而波蓮、兩個稚子也得要她服侍、操心；經濟的困窘則常在她忙得全身快虛脫時，又重重地壓在她心頭。還不到三十歲，阿真已被生活折磨得像是一個四十歲的中年婦女。

承擔

民國八十六年，新莊地區慈濟委員洪金雀等人得知阿真的困境，馬上為她申請了慈濟的補助；另外，也協助她辦理低收入戶證明，為他們尋找社會資源。目前，阿真除了慈濟的長期補助以及政府的低收入戶補助，尚有不幸婦女補助、家扶中心補助，以及養德基金會米糧補助。

阿真的婆婆對她懷有敵意，經常對她破口大罵，師姊多次相勸仍然無效，只好提醒她：「你如果把她罵走了，以後就要自己照顧自己囉！」至此，阿真的婆婆才總算收斂些，這兩年來對阿真的態度也稍有好轉。

目前，阿真的大女兒讀小學二年級，兒子讀二年級，兩個小孩從懂事以來，眼中的爸爸就是一個無法言語、無法行動、意識不清的盲人，師姊也常常鼓勵他們要關心爸爸，幫忙媽媽做事，培養他們的孝心。

阿國發病至今已八、九年了，但是阿真從沒有放棄他的念頭。娘家曾經一度勸她改嫁，但是她堅持不肯，因為不管怎樣，她依然深愛著阿國。

那天，看到阿真以她那一百五十分公分的嬌小身軀，將一百八十公分的阿國抱出來，我不禁深深敬佩這個堅強的弱女子，因為平常她就是這樣將阿國抱上抱下。

長期勞累之下，阿真雖顯得憔悴，但憔悴之中卻帶有一股堅毅。當我們對她的遭遇感到無奈而嘆氣，她反而很堅強地說：「碰到了就要坦然面對，勇敢去承擔。」

前不久，阿真得知慈濟為九二一希望工程募款，為了回饋慈濟在他們最困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苦的時候伸出援手，阿真也加入慈濟會員，每個月定期捐出五百元，以作為援助災區學校重建工程的經費。

問她如何在困苦中還能捨？她腴地說：「只是捐一點錢，沒什麼！」雖然她這麼說，但我知道那五百元是^她緊褲帶，省了再省才能存下來的。

命運讓阿真提早面對生命的無奈與悲哀，但她依然能夠在黑暗之中為自己、為家人、甚至為他人點燃一盞明燈。

TZU CHI FOUNDATION

機不可失

◎葉文鶯（慈濟中文期刊部記者）

拌水泥很吃力，
水泥會咬皮膚，
手容易起泡，
又得整天曝曬在太陽底下，
並不是每個人的體力都適合做這項工作，
但是志工們的奉獻就是這麼教人感動！





情至人間|人中的盪震

「妳最好不要來，我們都在趕工，沒時間跟妳講話。」粘本源在電話裏拒絕接受訪問。好不容易爭取次日午飯時間，大家或許可坐下來邊吃邊聊，才說動他見面後再談。

毛衣經過豔陽的照射，已經蒸騰出微微的汗水；從台北到埔里，氣溫的差別還真大，真懷疑是志工的熱情把地上的溫度給提高了！從旁打聽，我循著他人的「暗指」，在一群正忙著鋪設連鎖磚道的志工中，發現那個身著灰色棉質衣褲，手戴白手套、腳穿雨靴，一會兒剷沙，一會兒又專注地打樁、測量的志工，就是粘本源。

說好不打擾他工作，在旁邊觀察半晌，不禁慶幸是與他約在午飯時間，否則，專注工作的他真的是緊閉嘴巴的。

「來這裏，大家都是志工，沒有誰聽誰的，也沒有誰派誰工作，有什麼事情需要大家做，知道的人就動手去做；志工不能派人做事，就是這樣。」粘本源一開口就這麼直率，鹿港人還真「鄉土」。

「我太太是委員，她說鹿港的慈誠隊員很少，要我也出來培訓。」粘本源回憶九二一那天早上，聽聞斗六市章大樓倒塌，中隊長劉乙恭召集四、五位慈

誠隊員趕過去，冒著餘震協助現場搜救人員救災。

「我們跟著敲牆壁救人，半個小時以後救出一位男士，可是還有人被壓在裏面。餘震來的時候也是會怕，我說反正該倒的房子早就倒了，大家才沒那麼緊張。隔天，彰化地區慈濟人自行募集物資，開了五部車子到國姓、埔里發放，九月二十三日開始就協助台中分會將物資送入災區，直到二十六日為止。」

「做土水」是粘本源的「本科」，他自己當「頭家」，曾回花蓮當志工，參與靜思精舍寮房增建與靜思茶軒的工程。不過在工地蓋大愛屋時，他從不仗恃自己是有經驗的「老師傅」。

在埔里蓋大愛一村時，工地有一部分日語稱作「mikiisa」的機器，是粘本源大約二十年前操作過的舊型機器，為顧及操作安全和施工效率，粘本源自動接下這個工作，與志工合作攪拌水泥築地基。

來自台東的志工劉真賢私下稱粘本源「一個人做好幾人份的工作」，而在粘本源口中那群與他一起做事的非專業志工呢？

「拌水泥很吃力。妳知道的，水泥會咬皮膚，手容易起泡，又得整天曝曬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在太陽底下，並不是每個人的體力都適合做這項工作，但是志工們的奉獻就是這麼教人感動！」說這話時，似乎忘了他自己也是志工。

仔細一算，從緊急救災到搭蓋臨時工寮，里大愛二村，粘本源應該有三個多月都在做慈濟的事，不顧自己的「頭路」，難道不擔心生意全跑掉、生活成問題嗎？

「我跟我家師姊講好了，這段時間的經濟由她負責。她都在上班，我就來當志工，反正人生不必賺太多錢，平安就好啦！」在粘本源的眼中，「顧腹肚」並不困難，只要降低物質欲望就可以；倒是參與九二一賑災，機不可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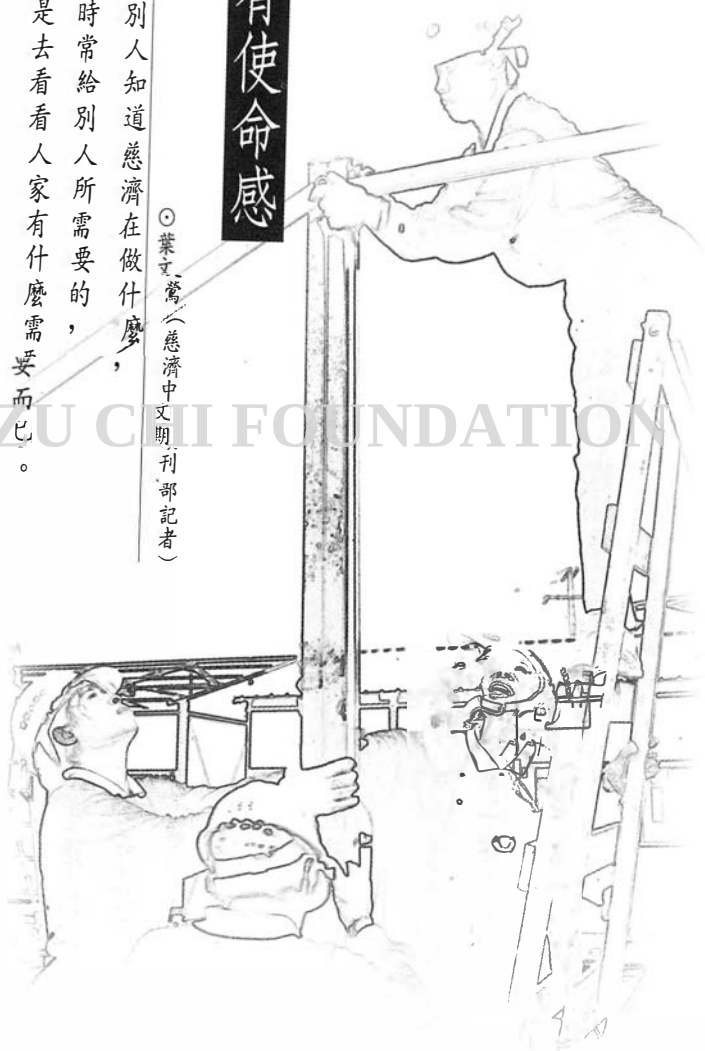
TZU CHI FOUNDATION

更有使命感

◎葉文鸞／慈濟中文期刊部記者

我要讓別人知道慈濟在做什麼，
而且是時常給別人所需要的，
而不只是去看看人家有什麼需要而已。

TZU CHI FOUNDATION





「到南投蓋大愛屋，只有一天，能不能去？」師姊，請等我一分鐘，我先問問老闆。」「我能再請一天假，到南投蓋房子嗎？」「明天，明天要出貨耶！嗯 好吧！那明天我們叫便當好。」

工廠裏原本都是自己開伙，可是為了成全張秀美，老闆娘也立刻想出辦法，節省時間加緊工作。張秀美說身為慈濟人，九二一震災後，她向老闆請了不少假，不過，前提是她在生產線上的工作量必須特別賣力，「同一時間，人家做十筐，我做二十筐，才敢向老闆爭取假期；不能因為救災，而延誤了工作，慈濟人不能做這種事。」

不論到台中或南投災區，張秀美和其他師兄姊總在清晨四、五點趕路，摸黑才搭車回台北；從年輕做事到現在，張秀美已經有太多「趕工」的經驗，可是例行的工作與緊急救災的體驗終究不同。

「到了南投，改乘貨車到工地，車後都沒有座椅，整路上蹦蹦跳跳的，我們都叫它為『碰碰車』。洗澡時，師姊大叫『哇！冷水！』我馬上想到有水洗澡、有屋頂和牆面遮蔽，已經很滿足了。記得九月二十四日在東勢，一位災民告訴我，他每天晚上八點多下班，拿著手電筒到大甲溪洗澡，那裏涼風颼颼，

更冷哪！」

「晚上睡在工地的組合屋內，那時門窗還沒裝好，看得見天上的星星、月亮。我們每人拿了兩件睡袋，鋪在地上睡，風從門窗吹進來，頭冷、腳也涼，只好起身找襪子穿。可是三點多大家就都冷得清醒了，乾脆起來走走比較暖和。」體會夜宿災區的涼冷，張秀美在白天鋪地板時，手脚更加勤快，希望及早完工，讓災民重拾家的溫暖。回到台北的家，抱著棉被睡覺那一刻，張秀美真想哭。

遠嫁台北二十年，張秀美依然最愛谷關。她說，東勢鎮是她家鄉的出入口，因此，當新莊「博士的家」緊急救災暫告一段落，她選擇到東勢國中救災指揮中心當志工。

「大家都指著九九峰，說它變成大光頭，對我這個自小在山上長大的人來說，格外傷心！」

巧的是，正在后里服役的小兒子，也因九二一震災奉派到東勢林場抬運屍體。「他告訴我，有的弟兄抬得太累，甚至腳力不支跪倒在地；大家也常沒洗澡，不過有慈濟的師姑、師伯送便當給他們吃。他還看到慈濟人幫忙家屬為往



生者助念、入殮，白褲子都弄髒了。」

張秀美說，當兒子結束任務休假回家，她馬上抱住他，並且與他分享救災的心情。「想到兒子才二十一歲就要這樣的任務，我不忘告訴他：『你幫他們（罹難者），他們會感激你的。』」

「若沒加入慈濟，我大概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兒子。很多人知道我兒子在災區抬屍體，問我擔不擔心，我很有自信地告訴他們：『不會，因為我相信我的兒子做得到！』」

張秀美不僅能幹，也很有自信，她的自信對於在九二一震災中受創的災民，也起了鼓舞作用。一位痛失家聲與事業的中年人曾對她說：「阿美，我若心情不好，最希望聽到的就是你的聲音，你們慈濟人帶給我們很多歡喜。」

九二一震災之前，身為慈濟人的張秀美說她的心態是「有做，就好」；但現在她可是抱著「使命感」在做慈濟。「我要讓別人知道慈濟在做什麼，而且是時常給別人所需要的，而不只是去看看人家有什麼需要而已。」張秀美如此期許自己。



TZU CHIE FOUNDATION

待蓮花再開

◎尹口（慈濟志工）

晨曦霧光中，
慈濟志工忙碌的身影，
穿梭在埔里組合屋
迎著朝陽，
我相信埔里這朵秀
工地間。

麗蓮花
將再度
盛開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清晨五時，大地仍沈睡在朦朧的霧氣中，慈濟志工們已經陸續起床、梳洗，將一身疲憊丟入昨日過往。

簡易屋施工地點位於埔里鎮信義路一處台糖用地。原本四面環山，秀麗如一朵蓮花的埔里鎮，震災後美麗不再，青山布滿千瘡百孔，百分之七十的房子幾成斷垣殘壁。為了幫助災民早日重返家園，「慈濟功德會」預定在此建造三百戶簡易屋。動工當天，來自台中、花蓮、宜蘭、台東、高雄等地區的慈濟志工，穿著藍色制服匯聚在此，投入造屋工作，每天有三百多人在這塊土地上流下汗水、注入心血。

學習造屋，捲起衣袖

來自宜蘭的志工吳宏泰，是家具業老闆，第一次參與建屋工作，拿起大榔頭釘木板、扭動身軀和水泥的幹勁，卻架式十足。像吳宏泰這樣的大老闆，幾乎占成員的一半，他們平常在辦公室指揮部屬，來到工地後，捲起袖子聽命於他人。「當你想到災民還在等著一個安穩的家，就覺得應該走出來貢獻心力。」

從事旅遊業的劉俊宏說。

除了一群藍色勇士外，還可以看到一群戴著工作帽的英雌，她們和男志工隊一樣，必須負責搬重物、推運水泥等粗重工作。平時身為家庭主婦的她們，到了這裏卻如有神力，吆喝一聲就將重重的泥沙搬起，令人刮目相看。

組合屋動工前，志工們都已經上過「造屋先修班」；到了工地，許多地方還是必須跟師傅現學現賣，「他們的學習效率相當高，最重要的是願意配合別人，包容不同的意見，所以原本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他們卻完成了！」工地主任張明貴給他們打了高分。

工地裏，志工汗水和著災民淚水

工程進行到下午，許多災民前來觀看樣品屋。一位林太太帶著五歲及十六歲的女兒前來，她說，花盡積蓄的房子倒於一夕，現在還睡在帳棚裏，晚上得趁沒人注意的時候到溪邊洗澡，「這樣的日子已經一個多月了，真想擁有一個家。」說著，她的眼淚掉下來了。



七十歲的程永年，房子震毀了，只能期待組合屋，「埔里的房子都倒得差不多了，去哪裏租屋？就算有房子，也貴得租不起！」

有些受災戶說，政府租金補助^{埔里}組合屋他們都會登記，「我們真怕到時什麼都沒有！」災民的不安與無奈令人心酸。

看到工地這麼多志工默默^{埔里}地^{埔里}他們付出，他們心中感到十分溫暖。災民們說：「台灣還是蠻有愛心的！」

傍晚停工用膳。忙碌了一天，志工們從頭到腳沾滿爛泥巴，看起來更像專業工人。有些人的手磨破、肩膀^{埔里}痠痛、腰也扭傷了，另有一些熱心的志工正為他們按摩、擦藥。

準備洗澡時，才知道洗澡間是木板臨時搭建的，只分為男、女兩間，大家必須裸裎相見一起洗。我硬著頭^{埔里}外^{埔里}進去，不禁憶起下午那個林太太，他們連這種臨時洗澡間都沒有，每天在^{埔里}的溪水洗澡，沒有隱私、衛生低落，比起她們，我們好多了。

夜晚，大家睡在工地的帳棚裏，空氣很悶，蚊子很多，夜裏又突來一場大雨，滴滴答答打著帳棚，擾人清夢。我徹夜輾轉難眠，想著所有住帳棚的災

民，我只需忍受一個晚上，他們卻已經這樣度過一個多月了！

天亮時，雨也停了，朝陽灑了一地燦爛，志工們依然精神抖擻地投入工作崗位。此時此刻，我心中燃起一股希望：

埔里這個美麗蓮花終將再度盛開！

TZU CHI FOUNDATION